

莎士比亚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全集

九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莎士比亚全集（九）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24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3}{4}$ 插页 2

197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72,001—132,000

书号 10019·2606 定价 1.30 元

目 次

哈姆莱特.....	1
李尔王.....	145
奥瑟罗.....	275

哈 姆 萊 特

朱 生 豪 譯

吳 興 華 校

剧中人物

克劳狄斯 丹麦国王

哈姆莱特 前王之子，今王之侄

福丁布拉斯 挪威王子

霍拉旭 哈姆莱特之友

波洛涅斯 御前大臣

雷欧提斯 波洛涅斯之子

伏提曼德

考尼律斯

罗森格兰兹

吉尔登斯吞

奥斯里克

} 朝臣

侍臣

教士

马西勒斯

勃那多

} 军官

弗兰西斯科 兵士

雷奈尔多 波洛涅斯之僕

队长

哈 姆 萊 特

英国使臣

众伶人

二小丑 掘坟墓者

乔特鲁德 丹麦王后，哈姆莱特之母

奥菲利娅 波洛涅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教士、水手、使者及侍从等

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

地 点

· 艾尔西诺

第一幕

第一場 艾尔西诺。城堡前的露台

弗兰西斯科立台上守望。勃那多自对面上。

勃那多 那边是誰？

弗兰西斯科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訴我你是什么人。

勃那多 国王万岁！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嗎？

勃那多 正是。

弗兰西斯科 你来得很准时。

勃那多 現在已經打过十二点钟；你去睡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 謝謝你来替我；天冷得厉害，我心里也老大不舒服。

勃那多 你守在这儿，一切都很安靜嗎？

弗兰西斯科 一只小老鼠也不見走动。

勃那多 好，晚安！要是你碰見霍拉旭和馬西勒斯，我的守夜的伙伴們，就叫他們赶紧来。

弗兰西斯科 我想我听見了他們的声音。喂，站住！你是誰？

哈 姆 萊 特

霍拉旭及馬西勒斯上。

霍拉旭 都是自己人。

馬西勒斯 丹麦王的臣民。

弗兰西斯科 祝你們晚安!

馬西勒斯 啊! 再会, 正直的軍人! 誰替了你?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接我的班。祝你們晚安! (下。)

馬西勒斯 喂! 勃那多!

勃那多 喂,——啊! 霍拉旭也来了嗎?

霍拉旭 有这么一个他。

勃那多 欢迎, 霍拉旭! 欢迎, 好馬西勒斯!

馬西勒斯 什么! 这东西今晚又出現过了嗎?

勃那多 我还没有瞧見什么。

馬西勒斯 霍拉旭說那不过是我們的幻想。我告訴他我們已經两次看見过这一个可怕的怪象, 他总是不肯相信; 所以我請他今晚也來陪我們守一夜, 要是这鬼魂再出来, 就可以证明我們並沒有看錯, 还可以叫他和它說几句话。

霍拉旭 嘿, 嘿, 它不会出現的。

勃那多 先請坐下; 虽然你一定不肯相信我們的故事, 我們还是要把我們这两夜來所看見的情形再向你絮叨一遍。

霍拉旭 好, 我們坐下来, 听听勃那多怎么說。

勃那多 昨天晚上, 北极星西面的那颗星已經移到了它現在吐射光輝的地方, 时钟剛敲了一点, 馬西勒斯跟我两个人——

馬西勒斯 住声! 不要說下去; 瞧, 它又来了!

鬼魂上。

勃那多 正像已故的国王的模样。

馬西勒斯 你是有学問的人，去和它說話，霍拉旭。

勃那多 它的样子不像已故的国王嗎？看，霍拉旭。

霍拉旭 像得很；它使我心里充滿了恐怖和惊奇。

勃那多 它希望我們对它說話。

馬西勒斯 你去問它，霍拉旭。

霍拉旭 你是什么鬼怪，胆敢僭窃丹麦先王出征时的神武的雄姿，在这样深夜的时分出現？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說話！

馬西勒斯 它生气了。

勃那多 瞧，它昂然不顾地走开了！

霍拉旭 不要走！說呀，說呀！我命令你，快說！（鬼魂下。）

馬西勒斯 它走了，不願回答我們。

勃那多 怎么，霍拉旭！你在发抖，你的臉色这样惨白。这不是幻想吧？你有什么高見？

霍拉旭 凭上帝起誓，倘不是我自己的眼睛向我证明，我再也不会相信这样的怪事。

馬西勒斯 它不像我們的国王嗎？

霍拉旭 正和你像你自已一样。它身上的那副战鎧，就是它討伐野心的挪威王的时候所穿的；它臉上的那副怒容，活像它有一次在談判决裂以后把那些乘雪車的波兰人击潰在冰上的时候的神气。怪事怪事！

馬西勒斯 前两次它也是这样不先不后地在这个靜寂的时

辰，用軍人的步态走过我們的眼前。

霍拉旭 我不知道究竟應該怎樣想法；可是大概推測起来，这恐怕預兆着我們国内将要有一番非常的变故。

馬西勒斯 好吧，坐下来。誰要是知道的，請告訴我，为什么我們要有这样森严的戒备，使全国的軍民每夜不得安息；为什么每天都在制造銅炮，还要向国外购买战具；为什么征集大批造船匠，連星期日也不停止工作；这样夜以继日地辛苦忙碌，究竟为了什么？誰能告訴我？

霍拉旭 我可以告訴你；至少一般人都是这样傳說。剛才它的形像还向我們出現的那位已故的王上，你們知道，曾經接受驕矜好胜的挪威的福丁布拉斯的挑战；在那一次决斗中間，我們的勇武的哈姆萊特，——他的英名是举世称頌的——把福丁布拉斯杀死了；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騎士精神所訂立的协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战敗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須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撥归胜利的一方；同时我們的王上也提出相当的土地作为賭注，要是福丁布拉斯得胜了，那土地也就归他所有，正像在同一协定上所規定的，他失敗了，哈姆萊特可以把他的土地沒收一样。現在要說起那位福丁布拉斯的儿子，他生得一副未經鍛炼的烈火也似的性格，在挪威四境召集了一群无賴之徒，供給他們衣食，驅策他們去干冒險的勾当，好叫他們显一显身手。他的唯一的目的，我們的当局看得很清楚，无非是要用武力和强迫性的条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照我所知道的，这就是我們种种准备的主要动

机，我們这样戒备的唯一原因，也是全国所以这样慌忙騷乱的緣故。

勃那多 我想正是为了这个緣故。我們那位王上在过去和目前的战乱中間，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所以无怪他的武装的形像要向我們出現示警了。

霍拉旭 那是扰乱我們心灵之眼的一点微尘。从前在富强繁盛的羅馬，在那雄才大略的斐力斯·凱撒遇害以前不久，披着殮衾的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在街道上啾啾鬼語，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蝕得像一個沒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預报重大变故的朕兆，在我們国内的天上地下也已經屢次出現了。可是不要响！瞧！瞧！它又来了！

鬼魂重上。

霍拉旭 我要擋住它的去路，即使它会害我。不要走，鬼魂！要是你能出声，会开口，对我說話吧；要是我有可以为你效劳之处，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那么对我說話吧；要是你預知祖国的命运，靠着你的指示，也許可以及时避免未来的災禍，那么对我說話吧；或者你在生前曾經把你搜括得来的财宝埋藏在地下，我听见人家說，鬼魂往往在他們藏金的地方徘徊不散，(鸡啼)要是有这样的事，你也对我說吧；不要走，說呀！拦住它，馬西勒斯。

馬西勒斯 要不要我用我的戟刺它？

霍拉旭 好的，要是它不肯站定。

勃那多 它在这儿！

霍拉旭 它在这儿！（鬼魂下。）

馬西勒斯 它走了！我們不該用暴力对待这样一个尊严的亡魂；因为它是像空气一样不可侵害的，我們无益的打击不过是恶意的徒劳。

勃那多 它正要說話的时候，鸡就啼了。

霍拉旭 于是它就像一个罪犯听到了可怕的召唤似的惊跳起来。我听人家說，报曉的雄鸡用它高銳的啼声，喚醒了白昼之神，一听到它的警告，那些在海里、火里、地下、空中到处浪游的有罪的灵魂，就一个个钻回自己的巢穴里去；这句话現在已經证实了。

馬西勒斯 那鬼魂正是在鸡鳴的时候隱去的。有人說，在我們每次欢庆聖誕之前不久，这报曉的鳥儿总会彻夜长鳴；那时候，他們說，没有一个鬼魂可以出外行走，夜間的空气非常清淨，沒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沒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霍拉旭 我也听人家这样說过，倒有几分相信。可是瞧，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經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我們也可以下班了。照我的意思，我們應該把我們今夜看見的事情告訴年輕的哈姆萊特；因为凭着我的生命起誓，这一个鬼魂虽然對我們不发一言，見了他一定有話要說。你們以为按着我們的交情和責任說起来，是不是应当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馬西勒斯 很好，我們決定去告訴他吧；我知道今天早上在什么地方最容易找到他。（同下。）

第二場 城堡中的大厅

国王、王后、哈姆莱特、波洛涅斯、雷欧提斯、伏提曼德、考尼律斯、群臣、侍从等上。

国王 虽然我們亲爱的王兄哈姆莱特新丧未久，我們的心里应当充滿了悲痛，我們全国都应当表示一致的哀悼，可是我們凜于后死者責任的重大，不能不違情逆性，一方面固然要用适度的悲哀紀念他，一方面也要为自身的利害着想，所以，在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緒之下，让幸福和忧郁分据了我的两眼，殯葬的挽歌和結婚的笙乐同时并奏，用盛大的喜乐抵銷沉重的不幸，我已經和我旧日的长嫂，当今的王后，这一个多事之国的共同的統治者，結为夫妇；这一次婚姻事先曾經征求各位的意見，多承你們誠意的贊助，这是我必須向大家致謝的。現在我要告訴你們知道，年輕的福丁布拉斯看輕了我們的实力，也許他以为自从我們亲爱的王兄駕崩以后，我們的国家已經瓦解，所以挾着他的从中取利的梦想，不断向我們书面要求把他的父亲依法割让給我們英勇的王兄的土地归还。这是他一方面的話。現在要讲到我們的态度和今天召集各位来此的目的。我們的对策是这样的：我这儿已經写好了一封信給挪威国王，年輕的福丁布拉斯的叔父——他因为臥病在床，不會与聞他侄子的企图——在信里我請他注意他的侄子擅自在国内征募壮丁，訓練士卒，积极进行各种准

哈 姆 萊 特

备的事实，要求他从速制止他的进一步的行动；现在我就派遣你，考尼律斯，还有你，伏提曼德，替我把这封信送给挪威老王，除了训令上所规定的条件以外，你们不得僭用你们的权力，和挪威成立踰越范围的妥协。你们赶紧去吧，再会！

考尼律斯 我們敢不尽力执行陛下的旨意。
伏提曼德

国王 我相信你们的忠心；再会！（伏提曼德、考尼律斯同下）现在，雷欧提斯，你有什么话说？你对我说你有一个请求；是什么请求，雷欧提斯？只要是合理的事情，你向丹麦王说了，他总不会不答应你。你有什么要求，雷欧提斯，不是你未开口我就自动许给了你？丹麦王室和你父亲的关系，正像头脑之于心灵一样密切；丹麦国王乐意为你父亲效劳，正像双手乐于为嘴服役一样。你要些什么，雷欧提斯？

雷欧提斯 陛下，我要请求您允许我回到法国去。这一次我回国参加陛下加冕的盛典，略尽臣子的微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可是现在我的任务已尽，我的心愿又向法国飞驰，但求陛下开恩允准。

国王 你父亲已经答应你了吗？波洛涅斯怎么说？

波洛涅斯 陛下，我却不过他几次三番的恳求，已经勉强答应他了；请陛下放他去吧。

国王 好好利用你的时间，雷欧提斯，尽情发挥你的才能吧！

可是来，我的侄儿哈姆莱特，我的孩子——

哈姆莱特 （男白）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

国王 为什么愁云依旧籠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莱特 不，陛下；我已經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

王后 好哈姆莱特，抛开你阴郁的神气吧，对丹麦王應該和顏悅色一点；不要老是垂下了眼皮，在泥土之中找寻你的高貴的父亲。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活着的人誰都要死去，从生活踏进永久的宁静。

哈姆莱特 嗯，母亲，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王后 既然是很普通的，那么你为什么瞧上去好像老是这样郁郁于心呢？

哈姆莱特 好像，母亲！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好像”不“好像”。好媽媽，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規定的丧服、难以吐出来的叹气、像滚滚江流一样的眼泪、悲苦沮丧的臉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緒。这些才真是給人瞧的，因为誰也可以做作成这种样子。它們不过是悲哀的裝飾和衣服；可是我的郁結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現出来的。

国王 哈姆莱特，你这样孝思不置，原是你天性中純篤过人之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他的孝道，必須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然而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它表現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經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簡單愚昧的理性。既然我們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無論誰都要遭遇到同